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十二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十四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儒林傳第三

後魏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劉

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

徵 李業興 子崇祖

北齊

李鉉　孫靈暉　馬子結　石曜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從弟長暄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奉禮　張彫虎

後周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宗道暉　樂遜　黎景熙　趙文深　冀儁

隋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

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沖　王孝籍

後魏

李延壽曰儒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源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汚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埽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

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元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郡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

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

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横經著録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内淆亂校學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埽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爾朱殘酷文章咸盪禮樂同奔絃歌之音且絶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

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歊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

亡復徽中山張彫虎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很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氷雕朽迄用無成葢有由也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德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

資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虚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士者惟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寛簡政網踈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内乞食為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

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埽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循姬旦之茂典盧

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明皇纂歷敦尚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録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衮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

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彊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

釐縣河之辯侍中竭沓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氷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

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唯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旣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沒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

殖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家者可
不慎歟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
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
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
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
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
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
郭茂常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

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葢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玄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吕黄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

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虎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

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玄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

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今自魏梁越以下各依時代編次以備儒林云

梁越字元覽新興人也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為禮經博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皇子經書明元初以師傅恩賜爵祝阿侯出為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禄大夫卒

盧醜昌黎徒何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太武監國醜以博學入授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

騎常侍卒於河內太守

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也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恒數百人偉儒謹汎納雖有頑愚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太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為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又使宋賜爵成皐子出為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

梁祚北地泥陽人也父邵皇始二年歸魏位濟陽太守
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歴習經典尤善公羊春秋鄭
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别駕
平恒有舊恒時請與論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
為李訢所排擯退為中書博士後出為統萬鎮司馬徵
為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
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為通官

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録品第商畧是非號曰畧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别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産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遷秘書丞時髙允為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嘏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作郎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弃恒每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岡而哭不為營事婚

宦任意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或以為言恒曰此
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别構精廬并置經籍其中一
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
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
以恒為祕書令而固請為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
昌侯謚曰康

陳奇字修奇河北人也少孤貧而奉母至孝齠齓聰識
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羣博通墳籍常非馬融

鄭玄解經失旨意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祕書省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自葱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

不傳禮官名豈同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
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内侍長竟何
職也由是雅憾之先是勑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既
惡之遂不復叙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每與發揚古籍
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
具瞻何為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
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燒於庭内奇曰公
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

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貽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喻前魏之甄后奇剌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得寛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擘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

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外甥常嬌之仕歷郡守奇所注論語嬌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勃海程元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曽謂其所親

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之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旱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爭造其門

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選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及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不就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録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

咸決於獻之獻之於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并立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叅古修古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七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天祐粗為開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卽别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

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為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其要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吾貴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

其聽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聽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為中山王英

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後為國子助教嘗靜坐讀書有叩門者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義理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六世祖道恭為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五通詩書

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元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勑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大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前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

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
蔚與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
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溝澮朕甞
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
是高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宫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
祖孝文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
攺及孝文崩將祔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
祖既攺昭穆宜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門侍郎邢巒

以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案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為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廷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宣武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典籍未周乃上疏言臣厠班祕省唯書是司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揉首尾不全或文壞字誤謬爛相

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第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考校參定字義詺許之後遷黄門侍郎代崔光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惟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賞講定

之勞封東彊縣男明帝初出為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禄大夫魏初以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為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内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卒于官贈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襲封伯禮善隷書位國子博士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

盛遵明服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筆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年因

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經執疏然後敷講學業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輦以兗州有舊因徙屬焉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人間為亂

兵所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表
求加策命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衛國頓丘人也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
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河
内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徧受諸經數年之
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宣
武徵入琁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教授京兆清
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為輔軍將軍除安州刺史因述職

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禄大夫後以老解職徵出州入郡雖學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為啓請焉永熙二年卒孝武帝以徵昔授學業優贈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諡曰文烈子仲曜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元紀並以儒學舉孝廉

元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録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乃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嘿爾不言及靈馥説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拂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尤長筭歷雖

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為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歷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歷上之于是屯騎校尉張洪盪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歷宣武詔令共為一歷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為主成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歷甲寅黄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又修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勑典儀注未幾除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歷之勲賜爵長子伯後

以孝武登極之初預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温子昇竇瑗為摘句後入為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今皇居徙御百度𦊱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為制詔從之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匠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參其事天平四年與兼散

騎常侍李諧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圓丘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乃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義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

裴惟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俗説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録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楯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自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荅梁武問業興詩周南王者之化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何名為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太王王季居于岐

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文王為諸侯之地所化之國今旣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為繫梁武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是夏正月梁武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以何月為正月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

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是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梁武又曰禮云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爲友業興對曰孔卽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

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旣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録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之事如此之比禮記之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有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有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荅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為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往當著被罵邢子才云爾婦疾

廨或問實邪業興曰爾大癡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
誰檢看興和初又為甲子元歷時見施用武定元年除
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
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
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小
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以
為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為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
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碁歷以五百為章四千四十

為蔀九百八十七為升分還以已未為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歷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文襄之征頴川業興曰往必剋剋後凶文襄既剋欲以業興當凶乃殺之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修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悋或有乖忤即便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駡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無儒者之

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
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業
與二子崇祖遵祖崇祖字子述傳父業文襄集朝士命
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二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與
助成其子至於忿鬩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
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駮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齊
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算也封屯留縣侯
遵祖齊天保初難宗景歷甚精崇祖為元子武卜葬地

醉而謂之曰攺葬後當不異孝文武成或告之兄弟伏法

北齊

李鉉字寳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歳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蚪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

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潜居
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
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
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
徒常至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
文籍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
李同軌卒神武令文襄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文襄
以鉉應旨徵諸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

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銈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繆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喟然有刋正之意於講授之暇遂覽文字爰及倉雅刪正文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天保初詔銈與殿中尚書邢卲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毋懷文等草定新歷録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銈與通直常侍房廷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在東宫文宣詔

銓以經入授甚見優禮病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王
人將送儒者榮之楊元懿宗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
孫靈暉武邑武遂人魏光禄大夫惠蔚之族曾孫也靈
暉少明敏有器度得惠蔚手録章疏研精尋問更求師
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
滞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髙第仕
齊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
刺史仍隨綽之鎮綽所為猖蹶靈暉唯默默憂顇不能

諫止綽表請靈暉為王師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奏啓不合後主於啓下手詔云但用之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至百日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行道齊亡卒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及兄子廉子尚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贈詩陽揔為一篇酬荅詩云三馬皆白眉者也子結

為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
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
墜馬不止綽以為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為諮議馬石曜
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清儉武平中為
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為兖州刺
史性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斂絹千疋以遺之至黎
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是
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並須出於吏民吏民之

物一毫不敢輙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曜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位終譙州刺史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寳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别意試問之多所通觧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産不交賔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趙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三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為其整冠履不得

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其家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卒

劉軌思勃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鮑季詳勃海人也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為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仕齊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為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都教授貴游子弟齊亡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鄚人也少好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

齊初爲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㕑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老歸卒於家

劉晝字孔昭勃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服膺無倦常閉戸讀書暑月唯着犢鼻褌與儒者李寶鼎同鄉甚相親愛寶鼎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

義恨下里少墳籍便策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為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絶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見之

始舉畫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李璵亦嘗以畫應詔先告之畫曰公自為國舉才何勞語畫河南王孝璵聞畫名每召見輙與促席對飲後遇有客親使且在齋坐畫須臾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畫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録所上之書名曰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蓋以指時政之不良畫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

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疎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卒於家晝嘗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晝交州輿後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忽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為輿俊令得假暫來辭别云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甚衆乃詣州求舉秀才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

文理乃欣然舉送至都唯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授國子助教再遷國子博士武成爲後主擇師傅趙彦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常夜夢虎將來向之敬德走趍蘇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爲大官趍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時時以春秋入授猶以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

封王趙彦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封
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
長文藻以通直郎待詔文林館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
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於是
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内甚得
名譽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選補
内書生與魏郡姚元標頴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

超等齊名文襄並引為賓客天保八年勑教太原王紹德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主愛之呼為博士及登阼景仁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高遂為其兄子娶景仁第二息瑜之女因以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疾帝每遣徐之範等療之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勑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

送步障為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加開府侍書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宫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顒希旨奏令總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顒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贈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為兒童時在洛京曽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子華卒二十餘年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所言景仁出自

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旣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爲其慙悚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摧會字理正河間鄚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

妙識玄象天保初郡貢孝廉策居上第解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盡師傅之禮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恥於左官固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懦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由是為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承間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

玄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如此會曾遣家人遠行久而不及其行還垂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會乃笑曰行人至矣何意中停遂使人詣其處追尋果如其語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辨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之日常乘驢上下

其職事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
秉一驢忽見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廻
動輕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
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
墮驢因而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纔去家
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亡臨
送者為其傷慟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末
自府還第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注易一部行於

世會生平畏馬位望旣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為馬敬德之次撰刋例十卷行於時亦為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廓位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位國子助教

張彫虎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其兄蘭虎仕尚書令史微有資産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為書生停其宅彫虎少美貌為元則所愛悅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絶人

負卷從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彊辯神武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説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彫虎應選時號得人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講與侍書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元殿共講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託於其親何洪珍公

私之事彤虎常為其指南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時穆
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彤虎為洪珍謀主忌
惡之洪珍又奏彤虎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
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勅奏事不趨呼為博士彤虎
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議論
無所迴避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
帷扆帝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彤虎便以澂清為己
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

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彫虎不如邕若致
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
中崔季舒黄門侍郎郭遵諫幸晉陽為長鸞所譖誅臨
刑帝使段孝言詰之彫虎曰臣起自書生光寵隆洽今
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功惡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金
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語其政道令聽覽之間無
所壅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歔欷流涕俯而就戮左
右莫不憐而壯之子德冲等徙北邊南安王思好之反

德冲及弟德揭俱免德冲聰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
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冲並在殿庭就執日見
窮酷號哭殞絶於地久之乃蘇郭遵者鉅鹿人也齊文
宣為太原公時為國常侍帝家人有蓋豐洛者典知家
務號曰蓋將遵因其處分曽抗拒之為高德正所貴齊
受禪由是擢為主書專令訪察中書舍人朱謂為鉅鹿
太守遵為弟子求官謂啓文宣鞭之二百付京畿久之
除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别駕會韓長鸞父永興為刺

史因此遂相參附後擢為黄門侍郎被誅遵出自微賤
易為盈滿宮門逢諸貴輙呼姓字語言布置極為輕率
嘗於宮門牽韓長鸞辭曰王在得言主上縱放如此曽
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掣手而去由是不
加援故及於禍

後周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
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群

書尤明詩及左氏春秋仕歷王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
學館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
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卽位乃
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王蕭詧
累遷都官尚書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
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聘之仍致書於重
又勅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
保定末重至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

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聽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為諸儒推伏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請還梁武帝優詔不許重固請乃許為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

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為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

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絶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箪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游學於汾晉間習天文及算歴之術後為人所告因送河東屬東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隱文帝平河東贈保周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為府參軍令在館教授子孫文帝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為博士深經

學通贍每解書常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説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以至馬驚墜地折其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万紐于氏六官建拜太學博士天和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名問焉後以病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

辯故不為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說三卷綱略論并目録三十一卷子義綱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陳達授三傳又從房糺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碩滞者數十

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覩奥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埽門家人恠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

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媿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恭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為優帝大悅賜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

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并勑所在
供給至京勑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
門文學博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卒安生
既學為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
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
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安
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道暉
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輙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

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為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墓去此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讙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

此號所訴非理安生猶率其宗族向冢而號嘗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文帝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

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文帝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為直主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三

明選舉其四重戰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
功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
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
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
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州人
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
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
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

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為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游立身以忠信為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為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

辭理並可觀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學顯景熙字季明河間鄚人少以孝行聞於世曾祖嶷魏太武時以軍功賜爵容城男後為燕郡守祖鎮父瓊並襲爵季明少好讀書性彊記黙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魏太武時尚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饑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為

莫逆友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為威烈將軍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名季明從軍稍遷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名季明留於內館月餘文帝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作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為史官遂十年不調武

成未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宫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僚極言得失季明上封事言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絶五行傳以為先是發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人興役天輒應之以異今若

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時則年登可覬矣是時豪富之家競為奢麗而朝廷選舉之道猶為未公李明又上書言陛下自即位以來勉已節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猶侈於衢路綺穀仍耀於邸宅裋褐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編户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者也今雖導之以禮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金之産不造露臺後宫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當不

如奴隷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國家承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習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臣又聞之為政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為政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

其用官得其材任當其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廨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嘗奏請修營至今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廨宇方立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又文帝初屬天下分崩時學術之士蓋寡故曲學末伎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

人而名著於世並見收用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沈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文帝引為記室時文帝志平侯莫陳悦乃令儁偽為魏帝勑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文帝討悦儁尋舊勑摸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文帝大悦費也頭見勑不以為疑遂遣兵受文帝節度大統初封長安縣男從征弘農戰於沙苑進爵為子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教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

禮謂之謝章雋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為
合禮遂啓文帝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黄門侍郎本
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雋静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
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進
爵為昌樂侯卒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
術進仕魏為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隷年十一獻書於
魏帝後立義歸周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鍾
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及冀雋而已大統

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帝以隸書紙繆令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游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慚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除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梁主蕭詧觀而美之

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初成文深以題牓之功除趙
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牓輙復追之後以疾卒

隋

辛彦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
渭州刺史彦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
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帝見而器之引
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
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彦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

及周閔帝受禪彦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
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
宣帝即位拜小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彦之切諫由是忤
旨免官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
開府尋拜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
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彦之與重論議重不能
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於時州牧多貢珍翫唯彦之

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彦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彦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内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彦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孝舒仲龕並早有令譽仲龕

官至猗氏令
何妥字栖鳳西域人也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至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是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新故之故為是眷顧之顧衆咸異之年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

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彦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

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言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因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舉枉錯直則人不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於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

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屈抑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不之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民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

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慫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睦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

曰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吕望傅説之能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顛沛致屣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為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如范威漏刻十

載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
萬徐道慶迴互子午麋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
渥亂律曽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躁藉太常曹
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轥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更自夸
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以後有如此者若其言
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
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職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傳
巖渭水之氣蓋以指威激上也書奏威大銜之二年威

定考文學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

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内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獶雜子女不知父母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

寀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茍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内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内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黄鍾大吕絃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為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

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於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於詩誦故自聖賢以下多習樂者至於伏犧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髙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於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

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

行及於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
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
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
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覆樂聲南度以是大
備江東宋齊以來至於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
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
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克

定樂人悉反問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録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别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别勑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歷數十年惟作大呂廢黄鍾妥又

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黄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妥
子蔚為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
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説
教授之又為刺史箴勒於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
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
有所建請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髙祖下
其議朝士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
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

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于時學士之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並知名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荆州平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禮記春秋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游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妥正定經

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遠近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常以教授為

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膺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

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輙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詔編修令式高祖甞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

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賵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

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初高

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黒奴

劉祖仁等俱至並受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

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

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為宰相又數言玄

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黒奴劉祖仁未幾

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句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皆為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宏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嬴博閒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

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嘗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彊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開皇中刺史趙煚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歷乃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

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
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
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
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
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勑與
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
衆咸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為民於是優游鄉里專
以教授著述為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

算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奥著稽極十卷歷書十卷五經述議十卷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逺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以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

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令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卽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胄元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為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戸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彊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

無所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為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復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開皇中奉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歴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

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内殿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録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勅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為帳内每

使執仗為門衛俄而釋之令與劉焯同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為筮塗以自寄及秀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線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

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深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始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

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廪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勘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

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

奉勑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於河間于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絶鬱鬱不得志以前世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徽美傳芳來葉故亦自為賛以見志然詞旨無足采者炫時在郡城糧餉斷絶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

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氷寒因此凍餓而死時年六十
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好俳諧多自
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官塗不遂著論語
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
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
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著文集並行於世時
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王孝籍並知名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

下儒術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講論暉時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張沖字叔元吳郡人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畧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王孝籍平原人少好

學博覽羣言遍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七年而不免輸稅課役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以求申拔辭語酸苦見者為稱屈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通志卷一百七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秦在亶